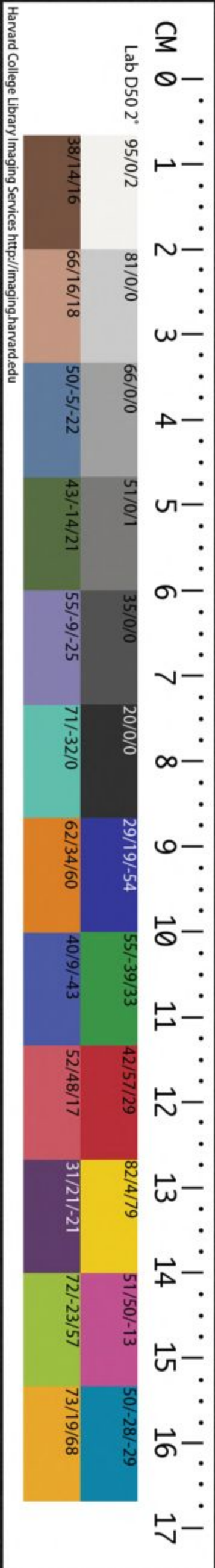


T2512/8193

REPRODUCED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Y 28 1952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十一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東吳後學金煉編集

武宮簡王元年

吳壽夢元年

春正月魯侯至自會○二月魯立

武宮

胡氏曰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有祭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禪壇禪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禪為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二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魯取鄆

胡氏曰鄆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
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
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
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
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蓋犯上于
主其罪可救垂許權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
而畏權臣此世世之公患也使春秋之義得行
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於微夫豈有比患乎

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
侵宋

左氏曰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
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
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
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夏四月晉遷于新田

左氏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
沃饒而近監國利君樂不可失也公謂韓獻子曰何如
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
愁則墊隘於是沈溺重隄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
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
山澤林監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伏近寶公室乃貧不
可謂樂公說
遷于新田

六月邾子朝于魯○魯公孫嬰齊如晉○鄭悼公卒

弟踰嗣立是為成公○秋魯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胡氏曰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衆有事於宋而以侵書
者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
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
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
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于宋上卿受鉞大衆就行
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傳載此師晉

命而非魯志也兵戎國之重事聽命於人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氏曰鄭從晉故也晉師與楚師遇於統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軍帥之欲戰者衆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侵沈獲沈子揖胡氏曰楚潛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救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若於君臣之義也鄭能替夷即華是改過遷善也嬰齊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按左氏晉楚遇於棠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羽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墜者文也次于陘

而屈完服者齊桓也命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其亦庶幾哉

冬魯季孫行父如晉○吳壽夢來朝

吳越春秋曰壽夢元年朝周滿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于鍾離深問周公禮未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孫在蠻夷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嘆而去口嗚呼哉禮也金氏曰按年表吳與魯會于鍾離當在簡王之十年

五年 鄭成公 春正月 麇鼠食魯郊牛角 改卜牛又食其

角乃免年

胡氏曰穀梁氏曰郊牛曰騂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麇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少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即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

桓子孫桓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公始葬戒矣理或然也

吳伐邾

胡氏曰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

夏五月曹伯朝于魯○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盟具侯齊

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

盟于馬陵

林氏曰馬陵衛地在左氏曰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因鄭公鍾儀獻諸晉同盟于馬

陵尋蠲牢之盟且言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胡氏曰楚師救鄭以其背己而從諸夏也與在之欲討微辭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六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魯侯至自會○吳入州來

林氏曰州來楚邑名吳楚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傳口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晉人為之也左氏曰楚之討陳夏氏也楚莊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之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子反乃止楚子以與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郟不獲其尸巫臣使道馬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

以告楚于楚子問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其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楚子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楚共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巫臣盡室以行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其自為謀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則忠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圍宋之役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巫臣曰不可子重是以怨巫臣子重子反殺巫臣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憚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吳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使為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于重子反於是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於上國陳氏曰盟于蔣景公將始會吳吳不至於鍾離而後至盟于鷄澤悼公又逆吳子吳不至於戚而後至吳之

為蠻夷久矣其不敢自列於諸夏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楚罷晉亦不復霸矣金氏曰按春秋州來楚邑而不繫之楚此天下之變也州來今淮蔡之地入州來非獨楚之憂諸夏之憂亦自是始矣書吳伐鄭吳入州來以為此皆諸夏之憂也言春秋者謂春秋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天下之辭此類是也

冬魯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三年晉侯使韓穿至魯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胡氏曰汶陽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兵力脅齊得其故地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卻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濫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會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為國以禮無憚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遂侵楚○魯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

華元聘于魯。夏，宋公使公孫壽如魯納幣。

胡氏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畧，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畧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盾，趙武之弟也。

左氏曰：趙盾通於趙莊姬，原并放諸齊。莊姬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微。六月，晉討趙盾。趙盾從，姬氏畜于宮中。胡氏曰：趙莊姬為趙盾之亡，譖于晉侯，討趙盾。趙盾括然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欒卻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刑也。史記曰：程嬰與趙氏孤兒匿山中，居十五年，韓厥具以實告景公，公乃與厥謀召孤兒，匿之宮中，名之曰武。

秋七月，使召伯錫魯侯命。

胡氏曰：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脩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公，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也。何為而錫命乎？春秋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

冬十月，晉侯使士燮聘魯，魯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

邾人伐邾。

左氏曰：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矣。然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得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後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

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自立亦可和矣金氏曰晉方通吳教之伐楚而已有爭鄰之役結夷狄以謀夷狄者亦不可不戒也然則晉之於鄰宜如何救之於前邇之於後其全中國之義乎

四年杞伯來迎叔姬之喪以歸

胡氏曰凡筆之於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爾而四書于策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大婚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爲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爲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聖人詳錄以爲後鑒其經世之慮遠矣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氏曰初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德德畏討

無有貳心謂文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晉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七年之中一與一奪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羣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行父懼晉之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替尋盟何爲范又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強以御之明神以安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胡氏曰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魯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己博信明義以補前愆又欲刑牲軟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持書同盟以罪晉也金氏按蒲之盟內則爲諸侯之貳外則召吳而吳不至則春秋何以書同盟晉將以是同諸侯爾是同也與清血之同一也

二月魯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 如宋致女晉人衛人

來媵

胡氏曰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耳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而見褒者此類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勝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乎

秋齊頃公卒

在位十七年

子環嗣立

是為

○晉人執鄭伯晉欒

書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使伯嚭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胡氏曰晉以王命又不歸京師非伯討也楚救鄭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昔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

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冬十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胡氏曰按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立城惡衆潰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人入鄆夫擊池築城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殺死而民弗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脩城郭決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以明城郭溝池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林氏曰鄆莒別邑也伐稱名入稱人書法與會

蜀盟蜀同

秦人白狄伐晉

胡氏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辭也中國友邦

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
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
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鄭人圍許

左氏曰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公孫申謀曰我
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

魯城中城

林氏曰中城者邦之內而宮之外也胡氏曰經世安民
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
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莒雖城惡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
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之所貴而比書城中城
其為儆守益微矣

晉侯歸楚鍾儀于楚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傳

左氏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
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
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王之職
官也敢有貳事使與之琴操者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
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剗也不知
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
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各其二卿
尊君也不肯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
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
君盡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而歸之楚
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婚好結成

五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胡氏曰按左氏衛子叔黑背曰反鄭晉命也其曰衛侯之
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剗孫亦父齊直出衛侯術而立
剗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但付立耳此
與齊之夷仲年無異特書弟以為後戒

夏五月晉侯會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曰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立公子孺夏鄭人殺孺立鬲頑班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也晉侯有疾立于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以伐鄭鄭子西十賂以襄鍾于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叔禽

六月晉景公卒在位十九年子州蒲五月先立是為厲公

左氏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叱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公覺召欒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醫於秦秦伯使醫四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曰良醫也懼傷我臣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欒田巫示而殺之必食張如廁陷而卒

秋七月魯侯如晉

胡氏曰此甚善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故諱而不書

晉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趙氏傳

史記曰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崇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拜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備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武曰昔下宮之難皆從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之後今武既立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武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

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
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祀之世勿絕左氏曰晉
討趙同趙括以為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君曰成季之勲
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為後而及其田焉

六年

厲公元年

春三月

晉侯使郤犇聘于魯魯及郤犇盟

○夏魯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曰報聘且位盟也

秋魯叔孫僑如如齊○命王季單子取郟田于晉

傳

左氏曰晉郤至與周爭郟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至晉郤至曰盪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盪為司寇與檀伯封達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盪狐氏陽氏先孟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七年春周公出奔晉

林氏曰周公天子三公也胡氏曰按左氏周公楚惠襄之偏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郵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主無誠慙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尸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夏晉侯魯侯衛侯會于瑣澤

林氏曰瑣澤公羊作少澤此晉楚為成也於是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存中國也左氏曰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羅茂成而使復歸命矣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宋之成夏士燮會公子罷許偃盟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災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

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應有
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昨國晉郤至如楚聘
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
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
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既之以大禮
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
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
焉司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
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聞諸天子之事則
相朝也於是其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
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
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也今吾子之言亂
之道也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
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楚公子罷如晉
聘且涖盟金氏曰按晉楚之盟不書于春秋而史記
年表亦不見一二年間兵交自若今存之以備參考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狄地也

癸未八年春晉侯使郤缺如魯乞師

胡氏曰晉王夏盟行使諸侯微會計貳誰敢不從以霸
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夫列國土地甲兵受之天子
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興諸侯
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
矣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天義驅之誰不拱
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
行事之深切而著明也

三月魯侯如京師○夏五月魯侯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宣公卒于師在位

十七年晉芻鬲立是為成公○秋七月魯侯至自伐秦○成肅公

卒于瑕傳

胡氏曰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脩朝覲之禮者今
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
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
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
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左氏曰公如京師孟獻子從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
受服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
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
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
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神之節也今成
子隋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晉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
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
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
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
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
環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殷周之
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文

公師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又鄭盟
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
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
蔑死我君寡我喪公送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
滅我營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喪
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
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
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
我之自出又欲闕剪我宮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螫賊以
來蕩擄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俊入我河
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
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
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爾盟利吾有狄難
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愛劉我邊垂我是以
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
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行棄惡復脩舊德以追
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君又不祥皆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昏

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有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皆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微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銷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瑩佐之趙旃將軍卻至佐之卻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師必大有功五月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金氏曰按秦穆公三置晉君皆以重賂惠公至于見獲懷公至於見殺皆以責賂獨文公待之得宜而秦穆亦

不敢以待夷吾者加之然穆公恃恩而私鄭襄公忘好而敗殺自是以來秦晉之交兵亟矣至是晉假王靈率諸侯以伐之呂相之辭蔑秦之功獨背令狐之盟於秦為曲耳春秋不書劉康成肅之出師又不書秦師之敗績以為晉假王命而制成不與戰秦晉交兵而勝負不足書也

甲申

九年

曹成公元年

春正月莒渠丘公卒密州嗣立

是為犁比公

○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魯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秋鄭公子喜師師伐許○九月魯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

自齊

林氏曰婦姜氏有姑之常稱也若妾姑則不書氏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別嫡姑也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然則娶于他邦而

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大小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冬十月衛定公卒

在位十一年

子衎嗣立

是為獻公

左氏曰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妣之子衎以為太子衎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從耳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實諸戚而其善晉大夫

秦桓公卒

在位二十八年

子嗣立

是為景公

十年

衛獻公元年 秦景公元年

春三月魯仲嬰齊卒

胡氏曰嬰齊者魯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

晉侯魯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也夫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以為元嗣以後室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胡氏曰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按左氏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正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諸侯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眾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諸侯立曹公子臧辭不受奔宋

傳

左氏曰莒莒宣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公懼告罪請焉乃反而致其邑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

宋

夏六月宋共公卒

在位十三年

子成嗣立

且為

楚子伐鄭

左氏曰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盛之有申叔時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疵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侵衛及首上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樂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宋華元出奔晉復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

出奔楚

胡氏曰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莊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氏汰而驕共公卒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一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亦將止之魚

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俱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遂止元於河上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詳書之者以著其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則其正可知矣山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

冬十一月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魯叔孫僑如衛孫林

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

林氏曰鍾離楚邑淮南縣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會吳之始自是大夫自為會矣左氏曰始通吳也陳氏曰齊桓以殊會會王世子厲公以殊會會吳吳之為蠻久矣而與王世子同文其矣厲公之為中國患也胡氏曰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袒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敢與之敵也夫吳太伯之裔裔以族言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

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
襄之間中國無伯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
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呂氏曰向之爲
中國患者楚而已與中國盟會者亦楚而已未有吳也
自此會吳于鍾離之後馴致黃池之會遂與晉爭長而
奄然主中國之會盟開門延盜以來斷髮文身之夷非
晉之咎哉

許遷于葉

林氏曰葉近楚之邑今南陽葉縣是也左氏曰許
靈公畏逼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甲遷許于葉

丙戌 十有一年

宋平公

春正月魯雨木冰

胡氏曰雨水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統君
大臣之象水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
兵之微未幾而有沙隨若兵之事天人之際休
咎之應焉可証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夏四月滕文公卒子原嗣立

是爲成公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食○晉侯使欒黶如魯乞師○晉侯及

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

側

左氏曰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
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
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
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四月晉師
起鄭人聞之使告于楚姚句耳與楚子救鄭過甲子反
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
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
信以守物民生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
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是以神降之福
時無灾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

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勲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姚句耳先歸于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將何以戰俱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六月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箕之役先軫不反命師之師荀伯不服從皆晉之耻也子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伏齊楚皆強不盡力于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駒楚晨履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閭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善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器器合而加器各顧其後莫有闢心舊必不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苗賁皇曰楚之良在其中軍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左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吉從之步殺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子潘黨為右石言

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呂錡射楚子中目楚子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頃伏殺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有誅常之附主君子也識見不殺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曰速從之可及也歟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石首內旌於後中唐苟謂石首曰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養由基射再發盡殪叔山丹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茂欒鍼見于重旌請曰彼子重也曰臣使楚子重問晉國之勇吾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曰好以暇請攝飲馬公許之使行人執榼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于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師蒐乘補卒秣馬利兵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楚子聞之召子

反謀于反醉不能見楚子宵遁晉入楚軍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者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楚子使謂于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殺之罪也子重使謂于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盍圖之楚子使止之弗及而卒胡氏曰不書師敗績以其君傷目爲重也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恃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盍釋楚以爲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秋晉侯齊侯魯侯衛侯宋華元邾人會于沙隨不見魯侯

左氏曰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平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壤墳宣伯通于穆姜欲去李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

壤墳申宮敵備設守而後行使孟獻子守於公宮是以後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犇曰魯侯待於壤墳以待勝者郤犇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胡氏曰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弑則書薨易地則書假城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屈己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公之大辱深可耻者曷爲直書而不諱乎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諸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春秋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尹子會晉侯魯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曹伯歸自京師

胡氏曰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歸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卽刑雖堯舜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真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爲天下之共主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荏丘○冬十月魯叔孫僑

如出奔齊○十二月魯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魯

刺公子偃

左氏曰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遷于制田晉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穎上戊午鄭子罕宵擊之宋齊衛皆失軍宣伯使告卻犇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我從

晉矣若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荏丘公還待于鄆使季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犇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于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亡而爲難魯治之何及嬰齊魯之常隸也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諛隱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卻犇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十月僑如奔晉

晉侯使卻至來獻楚捷傳

左氏曰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
伐單于語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
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
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亥丁十有二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氏曰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
侵鄭至于高氏林氏曰括衛成公會孫也

夏尹子單于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邾人會伐鄭口六

月同盟于柯陵

林氏曰柯陵鄭西地此言同盟尹單與盟之辭也左氏
曰鄭太子髡頑侯儒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伐鄭
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同盟于柯陵楚子重
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國語曰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
厲公視遠步高晉卻錡見其語犯卻擊見其語迂卻至
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

擊之諧單子曰君何患也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當之
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
乎抑人故也單子曰吾且先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
殆必禍者也夫君子日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
知其心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
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
郤氏晉之寵人也三郤而五大夫可以戒慎矣高位實
矣憤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
迂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
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
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今君偏
於晉而隣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
於翼東河齊人亦殺國武子

秋齊高外出奔莒○九月辛丑魯用郊

胡氏曰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
不宜用也或曰蓋以人饗叩其鼻血以薦也古者六畜

不栢為用况
敢用人乎

晉侯使荀瑩如魯乞師○冬單子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

伯齊人邾人伐鄭○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服

林氏曰狸服地名左氏曰楚公
子申救鄭師于汝上故諸侯還

十二月丁巳朔日食○邾定公卒控嗣立是為宣公○晉殺其

大夫卻錡卻犇卻至○燕昭公卒在位十三年武公嗣立○楚

人滅舒庸

林氏曰舒庸東夷偃姓之國也以楚師之敗
道吳人闢渠伐駕遂恃吳不設備楚襲滅之

十有三年燕武公元年春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欒

書中行偃弒其君州蒲厲公在位八年遇弒晉人迎立公孫周位公

左氏曰晉范文子反曰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

而京敬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

連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禍也六月士燮卒晉厲公侈多

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

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

嬖於厲公卻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

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

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也卻至

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君帥之未具也曰此必
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有焉不然豈其
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使諸周而察之卻至聘于
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卻至厲公田與
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
之卻至射而殺之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
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
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

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
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誰謂君何我之有
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
壬午胥童夷陽五攻卻氏三卻將謀於榭長魚矯以戈
殺駒伯若成叔於其位殺溫季於其車皆尸諸朝胥童
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
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
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
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
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
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甸士句辭
召韓厥辭曰殺老生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
事君焉用厥也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正月庚申使程滑
弒厲公葬於翼東門以車一乘胡氏曰弒君天下之大
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人心而定罪聖人順天理
而用刑固不以大需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弒
之人晉欒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弒
公而春秋稱國以弒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何哉學

者深求其旨知聖人之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史記
曰晉襄公少子捷號桓叔桓叔最愛生惠伯談談生周
國語曰晉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
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
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
必及辨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蘇言讓必及敵晉國有
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
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
所胙小而後國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蚤善
晉子其當之也左氏曰晉使荀息士魴逆周子于京師
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
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其稟不
才孤之咎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
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
唯命是聽盟而入朝于武宮遂不仁者七人二月乙酉
朔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鯀寡振廢
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
民欲無犯時國語曰公即位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

後呂錡佐之莊子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
以免子羽郢之後親射楚子而救楚師以定晉國而無
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彘荼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
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
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
以彘季屏其宗使今孤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
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
勲銘于景鍾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真
子之師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為太傅知右行辛之
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司空知樂糾之能御以和于
政也使為戎御知荀賈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欒
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博惠荀賈文敏鯁也果敢無
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性
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靖者脩
之惇惠者教之則漏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
敢者諗之則過而不隱鎮靖者脩之則壹公知祈奚之
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
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

不詐也使為元候知驛過寇之恭敬而信強也使為
尉知籍偃之博率舊職而供役也使為典司馬知程鄭
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業左氏曰凡六官
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
正旅不偏師民無謗言是以復霸朱子曰悼公才高祿
迎時數語便有操有縱歸晉作為便別如久雨忽晴
光景為之一新傳曰呂宣子呂相也彘荼子士魴也今
孤文子魏頡也士貞子士渥濁也鷹樂書之子無忌韓
厥之子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魯侯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
石復入于彭城

胡氏曰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
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
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
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也

晉侯使士匄聘于魯。秋杞伯朝于魯。八月邾子朝于

魯。魯成公薨于路寢。在位十年子午嗣立。是為襄公

林氏曰襄公名午成公子毋定妙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如魯乞師。十二月晉

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魯仲孫蔑同盟于虛村。

左氏曰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立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宋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宋人患之西鉅吾曰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毒諸侯而俱吳晉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夾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或霸安強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麻角之谷楚師還會於虛村

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十有四年。魯襄公元年春正月晉欒黶宋華元魯仲

孫蔑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切氏曰按左氏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魯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

次于郟。

林氏曰鄭鄭地書次從晉而未決也亦以見復但之難胡氏曰楚人擇君而臣是助事已恃矣晉於是乎降彭

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鄆此皆放於義而
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
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
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
不得有能救之名
經所以刑之也

秋楚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王崩太子泄心即位

是為靈王

○邾子朝于魯○冬衛使公孫剽聘魯魯使荀息聘魯

胡氏曰簡王崩赴告已及燕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
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脩朝禮衛魯方來脩聘事
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魯不與焉喪紀益廢民
習於耳目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
春秋之義無君臣
之禮豈不惜哉

靈王元年春正月葬簡王

杜氏曰五月
而葬速也

鄭師伐宋○夏六月鄭成公卒

在位十四年

子髡頑嗣立

是為僖公

左氏曰鄭人侵宋楚令也鄭成公疾子駟請息宥於晉
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
背之是棄力與
言其誰懼我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晉荀偃宋華元魯仲孫

蔑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會于戚

左氏曰鄭伯卒於是子辛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
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
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曰善鄭之
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
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也將復於寡君而請於
齊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君也

魯叔孫豹如宋○冬晉荀息齊崔杼宋華元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于戚遂城虎牢

左氏曰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遂城虎牢鄭人乃城胡氏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臯今為汜水彭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國大易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所謹也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責鄭之不能有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二年

鄭僖公元年

春楚公子嬰齊師師伐吳

左氏曰楚子重伐吳吳人要繫敗之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發疾卒

魯侯如晉○夏四月魯侯及晉侯盟于長檮○六月單子

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同盟于鷄

澤○陳侯使袁僑如會○魯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袁僑盟

林氏曰鷄澤衛地左氏曰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句告于旅月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鷄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鷄澤晉侯使荀瑩逆吳子於淮上不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秋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殺欒氏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鷄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胡氏曰鷄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襲轅子慎是知此盟諸侯皆有戒心而

脩盟故稱同不以單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博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上敢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而惡自見矣陳氏曰以大夫盟表僑晉侯不欲表僑誑諸侯也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於是始晉悼公爲之也諸侯在焉而大夫自爲盟而後大夫專盟矣大夫專盟自宋始

晉使荀罃帥師伐許

辰子三年春三月陳成公卒在位三十年子弱嗣立是爲

左氏曰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春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夏楚彭各侵陳

夏魯叔牙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對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以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來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拜其細何也對曰三夏天下所以尊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曰杜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訪於善爲諮詐親爲詢諮禮爲度諮事爲諷諮辭爲謀臣獲五善辭不重拜

冬晉大士八魏絳盟諸戎

東左氏曰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聘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絳曰諸侯如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擄貳勞師於武也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也一戎狄存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

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緩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終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陳人圍頓

左氏曰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癸巳四年 陳哀公 春王叔陳生如晉晉侯使士魴如京師

左氏曰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聘于魯○魯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林氏曰以鄆世子比魯大夫故書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十善道

林氏曰善道吳地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

秋魯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氏曰殺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

晉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齊世子光吳人鄆人會于戚

胡氏曰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毛疇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惡人將為之台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林氏曰戚衛地於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為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

冬諸侯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左氏曰楚人討陳叛故曰伐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後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

十二月魯季孫行父卒

左氏曰大夫入欵公在位辛庚家器為整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

甲午五年春三月杞桓公卒在位七年子句嗣立是為夏宋

華弱奔魯○滕世子朝于魯○莒人滅鄆

胡氏曰按穀梁謂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泄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或曰鄆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鄆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鄆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鄆何哉曰莒人以其子為鄆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其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鄆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謚為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秋魯叔孫豹如邾○魯季孫宿如晉○十二月齊侯滅萊

林氏曰萊姜姓子爵國於東夷謂之東萊

乙未六年杞孝公元年春邾子朝于魯

林氏曰邾音談國名乃少皞氏之後也

夏四月小邾子朝于魯○魯季孫氏城費

胡氏曰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
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
後故季氏以地費夫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無
金玉重器之藏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私邑也及文子
卒宿之不忠遂專魯政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
其後孔子曰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
不度可知矣不然則書城費乃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擾事
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秋魯季孫宿以衛○八月魯費蠃○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

聘魯魯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二月晉

侯宋公魚侯陸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會于郟○鄭伯髡

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郟魯公在位五年遇弒

左氏曰楚丁襄圍陳會于郟以救之鄭僖公將會于郟
及郟子駟使賊夜弒公而以瘞疾赴于諸侯簡公三

年奉而立之明年春鄭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於子
駟子駟先之殺子狐子黑子侯子丁陳人患楚慶室慶
虎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告陳侯于會曰楚
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
圖陳侯逃歸公羊氏曰鄭伯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郟隱
之也弒也不言弒為中國諱也鄭伯將會諸侯於郟其
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
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於
是弒之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穀梁氏曰鄭
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
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胡氏曰君而見弒豈
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衛桓則以嫡母無寵不湯則以
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
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夏氏楚庚
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嬖孽而國人不知之君吳餘祭
則以輕近刑人晉州蒲則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左也
若僖公則異於是矣其欲從諸侯會于郟則是貴禮義
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

為夷狄之民也。以中國之君見弑於夷狄之民，聖人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書卒諸侯卒於境內，不地鄆鄭地。曰卒于鄆，見其弑而隱之也。卒鄆伯逃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毅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金氏曰：春秋不以弑書疑獄也。獄之疑，霸主之不明也。明年春，鄭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于駟子駟殺之，其冬子駟卒，建從楚之策，然則弑僖之獄非疑也。夫以霸主諸侯皆在焉，而鄭僖之來其卒不明，從其瘡赴以是知晉悼諸侯之病也。春秋書會于鄆，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鄆，蓋憐鄭伯之志，以責晉悼及諸侯也。先王之禮，豐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僖公加於人，一二等矣。

陳侯逃歸

林氏曰：自是凡會同無陳。胡氏曰：逃者匹夫之事，上年諸侯成陳，楚師來伐，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敵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

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丙申七年 鄭簡公 春正月 魯侯如晉 夏 鄭人侵蔡 獲蔡

公子燮

左氏曰：鄭子國子耳，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晉侯鄭伯齊人宋人魯人衛人邾人會于邢立

左氏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鬻捷于會，故親聽命。胡氏曰：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

失國又豈所以愛人也後此八年漢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立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正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林氏曰邢立故邢國今河內平

鄭 莒人伐魯東鄙○秋九月魯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

左氏曰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驕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強者而庇民馬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雖楚救我將安用之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鄉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遠遼糧食將盡必將速歸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請從楚驪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駟告于晉曰

君命敝邑脩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立今楚來討曰女何興兵于蔡焚我郊保憑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胡氏曰鄭介大國之間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政刑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脩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是以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

晉侯使士匄聘于魯

酉 八年春宋災○夏魯季孫宿如晉

左氏曰魯季孫宿如
晉報宣子之聘也

冬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二月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左氏曰秦景公使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
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
選官不易方其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
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
稟馬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
少於欒黶而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
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晉不可敵事
之而後可楚子曰吾既許之雖不及晉必將出師以爲
秦援秦侵晉晉纒弗能報也冬諸侯伐鄭魯齊宋之大
天從荀罃士句門于鄆門衛曹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
師之梁滕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郕人從趙武
魏絳斬行栗師于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餼糧歸去

切居疾于虎牢肆菁園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
豕園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于
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
以逆來者於我木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國以逞不
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
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盟于戲鄭服也士莊子爲載書
曰自今既盟之後鄭國不聽晉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
此盟公子駢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
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
不獲享其上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既盟之
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
志者亦如之乃盟而還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
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
吾盟固云惟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且
要盟無質背之可也乃及楚平楚子夫人卒未能定鄭
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
自公以下盡出所積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
無貧民所以幣更賔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

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胡氏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陳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書之會以美之金氏曰按秦將伐晉乞師于楚楚子囊言晉之不可敵可謂審矣然而歲有爭鄭之師何也蓋助秦則秦強而得鄭則楚強是以雖明於拒秦而昧於爭鄭也於是晉饑不能報秦而亦急於爭鄭蓋報秦不過得志於西戎而得鄭則可以得志於中國此又晉悼之大畧也所以伐鄭而歸急於息民出積亦以饑故爾

戊戌九年春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于且杜音夏五月遂滅偃陽

林氏曰相楚地偃陽姁如國今彭城傅陽縣此通吳晉往來之道也左氏曰會與子壽夢也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不勝為笑固請圍之弗克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

郟人紇決之以出門者諸侯之師又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曰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十川而又欲易余罪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荀偃士句攻偃陽成之以與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汪氏曰晉悼公霸業方盛而帥諸侯以會吳雖曰資吳以困楚然楚弱而吳興猶去瘍疥而得腹心之疾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轍帥師伐宋○晉師伐秦○莒人伐魯

東鄙○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林氏曰此悼公三駕之一也左氏曰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圍之門于桐門衛師救宋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

不與楚也使鄭皇耳侵衛衛人追之孫蒯獲皇耳于犬
立秋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克之九月子耳
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諸侯伐鄭
師于牛首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
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尉止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
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鄭及
晉楚平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
不退知武子欲退曰我今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
欒黶曰逃楚晉之耻也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
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
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
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瑩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
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
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師還侵鄭北鄙而歸
楚人亦還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林氏曰盜賊者也以賤者而曰殺三卿鄭之失政甚矣
是故書盜自此始胡氏曰按左氏駢當國發爲司馬輒
爲司空駢與尉止有爭及爲田洹司氏堵氏侯氏子師
氏皆喪田故立族聚群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
卿于朝不稱大夫夫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
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聞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
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
朝安任其爲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爲當官失職者之鑒也

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林氏曰向也曰虎牢今也曰鄭虎牢何不繫之鄭者爲
天下城之也繫之鄭者爲鄭戍之也然楚救鄭矣皆
不書於是始書救鄭以爲晉悼復伯楚欲救而不能也
是故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云
爾胡氏曰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
者罪諸侯也曷爲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
設使人民不享土利辛苦墊隘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
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曷爲罪諸侯夫鄭人從楚

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險以逼之耳故成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入于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刺楚之不若也王氏曰天下之形勢亘古今猶一也非有人以用之未必不反為亡國之資虎牢之險鄭實有之鄭不能用晉城虎牢而鄭之勢遂窮犧牲玉帛待於二克鄭之頑計弗能支也形勢之不可失也如此

以單子為卿士

左氏曰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于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甸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取禽坐獄於王庭士甸聽之王叔之宰曰單門圭竇之人而背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旌之盟曰世

世無失職若單門圭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單門圭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可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十年春正月魯作三軍

左氏曰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乃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後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舎胡氏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封曲阜地方數百里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使克作頌曰公車千乘乃大國之賦也曰公徒三萬乃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

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
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
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子益張廢公室之三
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春秋書
此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
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也

夏四月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

伯齊世子光邾子莒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伐鄭

林氏曰此晉悼
公三駕之二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魯侯至自伐鄭○楚子鄭伯

伐宋

左氏曰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
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

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展曰與宋爲惡諸
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
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彊場之司惡
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夏子展侵宋諸侯伐鄭齊太子
光宋向戌先至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瑩至東侵舊許衛
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
于鑽園鄭觀兵于南門鄭人惧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
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敵而無成能無武乎乃盟
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蓋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隱救災
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
川辟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
失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
夫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胡氏曰
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
其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而後與之也故亳
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雖渝此盟而不顧
也噫慢鬼神至於此
極而盟猶足恃乎

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林氏曰蕭魚鄭地此悼公三駕之三也伐鄭會于蕭魚序績也左氏曰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石奐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若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會于蕭魚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駘告于諸侯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觸廣車軌車淳車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鐘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夏八年之中九合諸侯知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

仁以厲之然後駁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胡氏曰程氏謂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因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遺叔駘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蓋誠之能感人也而悼公又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及秦人伐鄭

十有一年春三月晉人伐鄭鄭圍台季孫宿帥師救

台遂入鄆

林氏曰台魯邑今邳州有台亭是也胡氏曰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八大夫無遂事受命救台

而不受命入鄆惡三之權使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台在邢域之中一行之非有無君之心不敢為也昭公逐定無正夫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侯使士魴聘于魯一秋九月吳子乘卒在位二十五年子諸

樊嗣立

林氏曰乘即壽夢也吳始書卒史託口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札讓不可於是立長子諸樊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氏曰報晉之取鄭也

魯侯如晉一王使陰里聘后于齊

左氏曰靈王求后於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姊妹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晉王使陰里結之

十有二年吳諸樊元年春魯侯至自晉一夏魯取郟

林氏曰郟音詩小國也左氏曰夏郟亂分為三魯師救郟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成弗地曰入傳曰弗地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也

晉作三軍

左氏曰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魴將中軍辭曰伯將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將荀偃將中軍士魴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

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蟹為汰弗敢違晉國以平數世賴之金氏曰按魯以三分公室而作三軍晉亦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非能復古也然以魏絳之能而不以為帥初使佐新軍至是廢新軍而復佐下軍非特晉悼不以為帥而諸卿讓善亦不及焉又不知其何說也漢馬謖善謀孔明使為將而卒敗晉悼此舉或者其無孔明之失與

秋九月楚子審卒

在位三十一年

子昭嗣立

借號

世子出奔吳

左氏曰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于地唯是春秋寔之事實所以從先君於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發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屈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共大夫

從之傳曰楚諸大夫皆從子囊之議

吳侵楚敗績

左氏曰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帥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韋

冬魯城防

防臧氏之邑

十有三年

楚東元年

春正月晉士匄齊人宋人魯季孫宿叔

老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人于向

左氏曰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

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
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以來
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
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
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
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
岳之裔胄也母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
所嗥我諸戎翦除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
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
鄭盟而書成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
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抗之
與晉蹄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
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
無乃實有闕所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衣服飲
食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
會亦無曹馬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
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
幣而益敬其使陳氏曰向之會悼德衰矣數吳之不德

以退吳人而卒會吳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而
卒會莒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而悼不自將諸侯之師
及涇不濟荀偃禦轡二師爭而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
役是故伐秦之役不書晉侯志晉侯之意也則諸侯之
大夫有不親事於會者矣有伯者之令
而大夫不親事於是始悼公爲之也

二月乙未朔日食○吳季札辭國

左氏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札辭曰昔宣公之
卒也諸侯與普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
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姦君有
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
棄其室而
耕乃舍之

夏四月晉荀偃齊人宋人魯叔孫豹衛北宮括鄭公孫董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氏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蟻見衛比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矣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子蟻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鼃惟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黶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耻也與士鞅馳秦師死馬士鞅及欒黶謂士句曰余弟不殺往而于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遂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同人之思召公馬愛其甘棠况其子乎黶死盈之善未能力及人武子所施沒矣黶之忠實章將於是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衛侯出奔齊

獻公出衛人立公孫剽

左氏曰衛獻公成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野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歌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如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蟻于伯子皮與孫子盟于立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子展奔齊公如郵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郵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鞫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

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
一罪也先君有家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
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魯
襄公使厚成叔弔于衛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群臣不佞
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
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
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太叔
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門或營其外能無歸乎
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後也以邾糧歸衛人立公孫剽
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臧紇如齊唁備伊衛
侯與之言虐退謂人曰衛侯不得入矣其言冀士也亡
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
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
無入得乎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文甚
乎對曰或者君其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
蓋之如天空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
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天君神之主民
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墮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

安用之弗夫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
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
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
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
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
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
謗商榷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迺人以木鐸徇于道
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
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
淫而棄天之性必不然矣胡氏曰按左氏甯殖將死語
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
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諸侯之策則晉
乘魯春秋之類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
林父甯殖出其君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臣而
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
望何可出也所以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
天之性乎春秋端本清源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
為名所以警下人君為後世鑒非聖人莫能脩之為此

類也

秋楚子貞帥師伐吳敗績

左氏曰楚子貞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帥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戮以吳為不能而弗能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公子宜穀

王使劉子賜齊侯命

左氏曰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衣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予命汝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祖敬之哉無廢朕命杜氏曰因婚加褒王室不能命有功

冬晉士句宋華閱魯季孫宿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

人會于戚

左氏曰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林氏曰衛孫林父立公孫剽而會晉于戚以定之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為之也悼公之德衰矣

癸卯十有四年春宋公使向戌聘于魯三月及向戌盟

于劉

林氏曰劉魯地左氏曰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立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傳曰獻子友于兄臣不隱其實

劉夏逆王后于齊

林氏曰劉夏天子之大夫劉采地夏名也天子之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言逆女左氏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禮也胡氏曰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婚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婚姻得禮者常事不書

鄭人納賂于宋宋公歸師慧等於鄭

左氏曰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後師慧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駟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送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實諸卜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子乘之相而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傳曰子罕聞師慧之言固請於宋公而歸師慧等

於鄭謂子罕能改過也

夏齊侯伐魯北鄙圍邾魯侯救邾至遇○魯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林氏曰邾遇皆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邾邾成之外城也備齊故夏城非例所譏左氏曰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齊人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以備齊難

秋八月丁巳日食○邾人伐魯南鄙○冬十一月晉侯周

卒在位十五年子彪嗣立是為平公

林氏曰謚曰悼主霸凡十四年左氏曰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李氏曰晉悼公患石季而不迫堅忍而持重但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去季之漸能駕楚而不

蓋誘吳之非工於撫鄭而拙於懷睦不然悼公之霸業過於桓文矣○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取獻之于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此日長寶不若人有其實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玉不可以披也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真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三日而後使復其所

十有五年

晉平公元年

春三月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治突梁戊寅大夫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林氏曰渙水名出河內野縣東南至土温入河凡伯在馬而但曰諸侯者無伯也君在馬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是政自文而下至于會于危則有斥言諸侯而不序自襄而下渙水之盟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左氏曰葬晉悼公平公卽位羊舌肸爲傅張君巨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樂盈士也

修宮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渙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曰通濟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董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胡氏曰渙梁之會諸侯皆在獨書大夫河也諸侯失政大夫不臣上二年春正月十四國之大夫會于向夏四月十三國之大夫會伐秦冬七國之大夫會于戚此三會皆國之大事而使大夫專之是列國之君不自爲政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况平公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大夫盟而靖公廢三家分晉之勢見疾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齊侯伐魯北鄙○夏魯侯至自會○五月魯地震○鄭伯

晉荀偃魯叔老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氏曰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矯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夏六月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林氏曰鄭非主兵也曷為會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春秋之大義夷夏之辨君臣之分而已是故僖公十九年盟于齊陳非主盟也不以夷狄主中國則書會陳今伐許鄭非主兵也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書會鄭

秋齊侯伐魯北鄙圍郕○冬魚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傲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遠遂塞海陘而還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猷子賦圻父猷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

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莊宣子賦鴻鷹詩卒章宣子曰勻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十有六年春二月邾宣公卒華嗣立是為悼公○宋人伐陳

左氏曰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邛卑宋也林氏曰司徒邛陳大夫失陳不設備故獲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氏曰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甌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秋齊侯伐魯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魯北鄙圍防

林氏曰桃魯地并縣東南有桃墟防臧紇邑伐我大夫將書大夫自高厚始左氏曰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邾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

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袂扶其傷而死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九月宋華臣出奔陳

左氏曰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革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計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未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聘十一月國人逐瘳狗瘳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林氏曰華臣閱之弟臯比閱之子也左師向戌也

齊晏弱卒

林氏曰弱晏嬰之父也左氏曰晏恒子卒晏嬰能葆新首經帶杖管履食嚮言而舒慮衰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

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傳曰諸侯之制降於天子一等故唯卿得用大夫之禮晏子自言己乃大夫也視士不當用大夫之禮也

宋平公築臺

左氏曰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哲實與我後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齊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十有七年春白狄如魯

胡氏曰劉敞云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餘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

乃天子而讓也况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氏曰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林氏曰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囚其為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又曰長子純留皆上黨郡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細故也

秋齊師伐魯北鄙○冬十月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氏曰晉侯伐齊將齊河中行赫子以宋絲繫王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帥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齊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齊冬會于魯齊尋吳卒之言曰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諸侯之亡門焉齊人多死莒宣子告

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于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旃而䟽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旃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齊使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邴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遁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矜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荀偃立句以中軍克京茲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第克十二月及秦周伐雍門之狄范鞅門于雍門孟莊子斬其櫛以為公琴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圍齊侯駕將走垂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

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俱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
輕則失衆石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東侵
及維南及沂胡氏曰凡侵伐盟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
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皆盟棄好肆其暴橫數伐鄰國
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
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之罪辭
也春秋於此有沮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
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其齊環之謂矣尚誰咎哉

曹成公卒于師

在位二十三年

子滕嗣立

是為武公

楚公子午帥師

伐鄭

左氏曰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
使告于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于庚曰
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
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
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
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

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帥而退可以無害君亦
無辱于庚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矯伯有子張從鄭伯
伐齊于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于
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
潁次于旃然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敲于
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比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
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
沒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
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
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燕武公卒

在位九年

文公立

十有八年

燕文公元年

春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左氏曰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無侵小林氏
曰即前年盟齊之諸侯也自沂上歸而盟督揚即祝柯
也齊邑名今屬濟南郡

晉人執邾子

左氏曰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漵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頭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瘳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納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土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傳曰宣子自恨以私待人故言淺之為丈夫也

魯取邾田自漵水

林氏曰漵音郭漵水出東海台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水魯取邾田以漵水為界也

魯季孫宿如晉

左氏曰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取貳黍苗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言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銘為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鄭鄭公孫萬卒

左氏曰四月丁未鄭公孫萬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

秋七月齊靈公卒

在位二十八年子光嗣立是為晉士句帥師

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氏曰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死駸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立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胡氏曰穀齊地也遷者終事之詞古之爲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私欲者衆矣士句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林氏曰傳書五月壬辰經書七月辛卯光定位而後赴也

八月丙辰魯仲孫蔑卒

大學傳曰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木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孟子曰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子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五人者亦有獻子家則不與之友矣朱子曰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至是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氏曰齊崔杼殺高厚於灑籃而蒸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林氏曰灑籃齊地以高厚從靈公昏謬之政廢光立牙不能諫止故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鄭以公孫僑爲大夫

左氏曰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于葦子良氏之甲守
甲辰于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
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媯之
子也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子
然士子孔皆卒司徒子孔實相子葦子良之室三室如
一故及於難子葦子良出奔楚鄭人使子展當國于西
聽政立子產爲卿胡氏曰按左氏初益殺鄭三卿於西
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是師以去諸大夫
故楚人伐鄭至于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爲政也專子展
子西率國人討西宮之難純門之師殺嘉而分其室不
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王法肆諸
市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故稱
國以殺而不云其官此原情定罪之意

魯城西郭○魯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魯城武城

林氏曰西郭魯外城西郭也何處地今魏郡內黃縣東
北有柯城武城魯邑今秦山南武城縣左氏曰城西郭

慎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
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盼敢不承命穆叔歸
曰齊猶未也不可不慎乃城武城傳曰載馳四章控于
大邦誰因誰極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也築武城之城
備齊
難也

衛石買卒 傳

左氏曰衛石共子卒悼子不衰孔成子曰是謂蹙其本
必不有其宗林氏曰悼子即石買之子石惡曰惡父死
不衰是謂拔其本必不能有其
宗族爲二十六年石惡出奔傳

甲戌 十有九年 齊莊公 春正月魯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左氏曰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尋督揚之盟
也林氏曰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
國復共盟于
向以結其好

夏六月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魯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氏曰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林氏曰澶淵衛地在頓立

縣南

蔡殺其大夫公子燹蔡公子履出奔楚

左氏曰蔡公子燹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姊弟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午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

公子燹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燹此何罪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公子履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出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

不

能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左氏曰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慙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諱楚人以為討黃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

楚言非其罪也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魯叔老如齊

左氏曰齊子初聘于齊禮也林氏曰齊子即叔老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

冬十月朔日食○魯季孫宿如宋

左氏曰魯季武子如宋報向成之聘也諸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祿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

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配 二十年春正月魚侯如晉

左氏曰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林氏曰
謝十八年伐齊之師燕謝十九年漸水之田

邾庶其以漆間丘奔于魯

左氏曰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嘗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武子謂臧武仲曰子
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武子曰我有四封
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
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
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
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若大盜禮焉以
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早牧與馬其小者衣裳劍帶
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聞在上位者洒濯其
心壹以待人執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
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
焉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
禁乎胡氏曰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
姓氏徵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庶其以地

叛君而來奔不接我不以義者也故特書其姓氏漆間丘
二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書
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
其地之罪亦見矣林氏曰漆與間丘邾二邑也於是襄
公猶在晉季武子入曰天子討邾庶其也庶其之罪
孫宿納之也

夏魯侯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氏曰欒桓子娶范宣子女生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
氏故與欒盈不相能欒祁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懼
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
政矣曰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
如是惧害於主吾不敢不言也鞅為之徵盈好施士多
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盈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
遂逐之盈出奔楚宣子殺盈之黨羊舌虎等七大夫囚
伯華叔向籍偃欒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靖叔向弗應
出不拜其人皆營叔向叔向曰必禘大夫室老聞之曰
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

不能也。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棄親，其獨遺我乎？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鮒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之間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鷹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鷹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

四體唯人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樂氏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

九月庚戌朔日食。○冬十月庚辰朔日食。○曹伯朝于魯。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會于商任。

左氏曰：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會，十，尚任，鞫樂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克，晉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晉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傳

左氏曰：四子，晉大夫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門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

枚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
隸新然一子者警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戊辰二十有一年春正月魯侯至自會○夏四月晉人徵朝

于鄭傳

左氏曰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
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
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恨
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戡之役楚人
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限爲大尤曰晉
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
大夫子矯又從寡君以觀彙於楚晉於是百蕭魚之後
謂我報邑邇在晉國警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
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
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
之渙梁之明年子矯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
於嘗酎與執燔馬間二年間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

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後不從以大國政令之
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
安定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
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讐敝邑是惧其敢忘君命
委諸執事執
事實重圖之

秋七月魯叔老卒

子叔齊之子也

○九月鄭公孫黑肱卒

傳

左氏曰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
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般以少牢足以供祀盡歸其餘
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
敬恭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手在富也已已伯張卒
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
變用戒不虞子張其有焉

冬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子小邾子會于沙隨

左氏曰沙隨宋地左氏曰樂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謂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樂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入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會于沙隨復錮樂氏也樂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胡氏曰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纍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勅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樂氏世勲而逐盈又將博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十一月孔子生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立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是年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生而圩頂因名曰丘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家語曰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元子以圻內諸侯入為

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宋歌武王崩而與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乃命微子為殷後國于宋其弟曰仲思名衍嗣微子之後號微仲生宋公稽二微雖為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宋公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自弗父何以下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王考甫考甫生孔嘉父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馬或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有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求婚於顏氏顏氏三女其幼曰徵在顏父謂三女曰鄆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乎就其能為之妻徵在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廟見以夫之年長大懼不特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卒葬于防祖庭廣記云先聖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

也商氏之房聞鈞天之樂先聖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
凡四十九表唐劉禹錫云孔子堯頭禹目華觀象佩○
按先聖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準河日海口龍頰
斗唇昌顙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併脇脩躬參
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陔疑肩地足谷竅雷聲
澤腹脩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俱手垂過膝耳垂珠
庭眉一十二彩日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
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
謙讓曾文曰制作定世符金氏曰按公穀二傳皆謂
魯襄二十一年孔子生而史記獨曰二十二年或謂春
秋用夏正史記如秦法然不可攷按襄二十
一年日月食央非生聖人之年也當從史記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林氏曰追舒即子南也左氏曰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
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
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
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

爾其罪乎對曰父戮子居君馬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
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境子南之臣謂棄疾
請徒于尹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
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
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遠
子馮爲令尹公子鱗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遠子
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市叔豫言弗應而退
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
朝吾侯不敵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
危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
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
八人者曰吾見中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
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
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十二月鄭公孫舍之立游吉為卿

左氏曰鄭游取將歸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
邑其夫攻之明即殺之以其妻行子展訟孫寔良極

而立子太叔
而曰國母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
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音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
曰無昭惡也傳曰鄭國不討專殺
之人所以抑強扶弱得臨時之宜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十一終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十一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十一

